

· 学术论坛 ·

论张仲景的针刺法属治未病

李宇铭

【摘要】 张仲景并非在所有病情上均选用针刺法,根据原文分析,可发现运用针刺的病证,均是病情较为初浅者,目的是以防传变。除此之外,针刺亦用在五脏相乘的病证,以及需要因势利导而下血之证,二者亦是用在病情的初浅阶段,体现了治未病的思想。明确张仲景对于针刺法运用的思想,对于理解《黄帝内经》与《伤寒杂病论》思想的异同,以及对于临床应用针刺的时机把握皆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张仲景; 伤寒论; 金匮要略; 针刺; 针灸; 治未病

【中图分类号】 R222.19 【文献标识码】 A doi:10.3969/j.issn.1674-1749.2012.04.011

在仲景书中,有少数应用针刺治病的条文,在《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中具体论述针刺治病(不包括误治、灸法)的条文共约 17 条,究竟张仲景在何种情况下用汤药? 何种情况下用针刺? 逐一分析原文,可发现针刺均是用在“治未病”,就是在病情尚浅时,或能因势利导使病自愈,属于有病早治、预防传变的思想。

明确指出针刺用在“治未病”的,是在《金匮要略》第一篇,在第 1 条讨论“见肝之病,知肝传脾”之后,紧接第 2 条即说“若能养慎,不令邪风干忤经络,适中经络,未流传腑脏,即医治之;四肢才觉重滞,即导引、吐纳、针灸、膏摩,勿令九窍闭塞”,本条说的“四肢才觉重滞”,即是前文“适中经络,未流传腑脏”的具体表现,在此时及早医治,可以用“导引、吐纳、针灸、膏摩”等方法,是已病防传。

逐一分析仲景书中各条针刺的条文,可发现张仲景运用针刺法包括了以下三个方面。

1 针刺治浅病

上文将“导引、吐纳、针灸、膏摩”四类并排,当中的“导引、吐纳、膏摩”在现代的角度来看,可理解为养生的方法,多用在未病或浅病的情况下,可知张仲景把针灸理解为一种相对简便的疗法,用在病初浅的阶段。

《伤寒论》8 条说“太阳病,头痛至七日以上自愈者,以行其经尽故也。若欲作再经者,针足阳明,使经不传则愈”,此条明显指出针刺的目的,是以防传变,用在病情尚浅的阶段。

《伤寒论》24 条说“太阳病,初服桂枝汤,反烦,不解者,先刺风池、风府,却与桂枝汤则愈”,此条针刺的目的,是疏解表郁,治疗服桂枝汤后的烦而不解。另一方面,参看后文 25、26 条,假若没有进行针刺而继续使用桂枝汤,使表气郁滞加

重,可出现各种变证,如大汗出、脉洪大;或若形似疟,一日再发;或大烦渴不解,脉洪大;甚至如后文的麻黄汤证、大青龙汤证均可以见烦。由于病情加重,则不一定能以桂枝汤治疗,因此,在“烦”初起、病浅之时,即用针刺治之,是有病早治的思想,假若病更深一层,则针刺亦不能解。

《金匮要略》四篇 1 条说“师曰:疟脉自弦,弦数者多热,弦迟者多寒。弦小紧者,下之差,弦迟者,可温之;弦紧者,可发汗、针灸也”,脉“弦紧”是同类脉象,均是感受寒邪所致,若“脉弦而紧”则寒邪在表,如《金匮要略》十篇 17 条与十四篇 9 条均说“脉弦而紧,弦则卫气不行,即恶寒”,即感受寒邪,使卫阳之气不行,又如《伤寒论》113 条说“形作伤寒,其脉不弦紧而弱”,文中说“形作伤寒”,就是说实际上并非伤寒,假如真是伤寒的话,当见弦紧之脉。本条将“发汗”与“针灸”法并列,可知针灸亦能宣散在表之邪,用在病位浅表之证。再者,疟疾发作有时,在发作之前即用针灸治之,亦有治未病思想。

《金匮要略》六篇 1 条说“问曰:血痹病从何得之? 师曰:夫尊荣人,骨弱肌肤盛,重因疲劳,汗出,卧不时动摇,加被微风,遂得之。但以脉自微濡,在寸口、关上小紧。宜针引阳气,令脉和紧去则愈”,此条相较于后一条,血痹病用黄芪桂枝五物汤,明显是病情较浅,因素体偏虚而“加被微风”,感受风寒,因而在表之经络不通,故只需以针刺通行阳气则愈。

2 针刺治乘传

针刺亦用在五脏相乘病证的初浅阶段,以防疾病传变。

《伤寒论》108 条说“伤寒,腹满、谵语、寸口脉浮而紧,此肝乘脾也,名曰纵,刺期门”,此条见“腹满、谵语”,属于中焦脾胃之证,可是从脉象上看,按《辨脉法》“脉浮而紧者,名曰弦也”,脉浮紧即是属于肝病之脉,从脉证比较,可知“腹满、谵语”的成因是“肝乘脾”所致,即木乘土,与《金匮要略》说的“见肝之病,知肝传脾”的思想相符,可是这里并非“当先实脾”,由于脾病已经显露,其因在肝,因此先针刺期门,以治

作者单位:100700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作者简介:李宇铭(1981-),中国香港人,2009 级在读博士研究生,香港注册中医师。研究方向:仲景学说理论、经方药物剂量理论研究。E-mail:emedvincent@gmail.com

文献标引格式:

李宇铭. 论张仲景的针刺法属治未病[J]. 环球中医药, 2012, 5(4): 273-274.

肝病。

再看《伤寒论》109 条“伤寒发热, 啬啬恶寒、大渴欲饮水, 其腹必满、自汗出、小便利、其病欲解, 此肝乘肺也, 名曰横, 刺期门”, 此条与前条相近, 亦有肝乘脾之象的“腹满”, 同见“大渴欲饮水”的阳明胃热之象, 还见其他表证, 病情除有肝乘脾之外, 还加上了肝乘肺, 故此曰“横”, 是横逆放纵之意。从这两条病情比较, 可知若 108 条肝病乘脾的病情日益发展, 肝病加重, 可继而乘脾犯肺, 因此 108 条刺期门的意思, 也是已病防传。到了 109 条仍继续用刺期门, 是因为病的核心没有转变, 因此仍用此法治之。

《伤寒论》142 条说“太阳与少阳并病, 头项强痛, 或眩冒, 时如结胸, 心下痞硬者, 当刺大椎第一间、肺俞、肝俞, 慎不可发汗; 发汗则谵语、脉弦; 五日谵语不止, 当刺期门”, 本条“并病”是指有先后之分, 先病太阳, 后病少阳, 由于刚传入少阳, 即以针刺治之, 或有自愈之机, 如前文第八条“针足阳明”的情况相约, 而且这里还用到“肺俞”与“肝俞”, 明显考虑到“肝乘肺”的关系。再看《伤寒论》171 条“太阳、少阳并病, 心下硬、颈项强而眩者, 当刺大椎、肺俞、肝俞, 慎勿下之”, 亦属此例。若病情较重, 如在 172 条的“太阳与少阳合病”, 则需要用汤药治疗。

《金匮要略》二十篇 11 条说“妇人伤胎, 怀身腹满, 不得小便, 从腰以下重, 如有水气状, 怀身七月, 太阴当养不养, 此心气实, 当刺泻劳宫及关元, 小便微利则愈”, 此条虽然说是“心气实”, 但从其证所见的“腹满”、“腰以下重”, 则与“肾着”中的“腰以下冷痛, 腹重如带五千钱”相近, 差别只在小便利与不利。肾着与《伤寒论》109 条所说的“横”病机理相约, 是肾气虚, 阳虚寒盛, 肾气停滞而干犯中焦脾气, 属水乘土之证。因此, 《金匮要略》此条的病机, 亦是肾气乘脾, 故说“太阴当养不养”, 是肾不能养脾; 可是又因“妇人伤胎”, 肾气受伤, 所以出现小便不利, 故此针刺关元以通下焦肾气; 由于肾更进一步乘心, 是水乘火, 针刺劳宫以泻心气。本条所用的针刺治法, 亦是在五脏相乘之间作考虑, 若能使“小便微利”, 则肾气不乘心脾而自愈。

3 针刺助下血

在仲景书中, 多次使用针刺以助下血, 属于因势利导的方法。

《伤寒论》143 条说“妇人中风, 发热恶寒, 经水适来, 得之七八日, 热除而脉迟、身凉、胸胁下满, 如结胸状, 谵语者, 此为热入血室也, 当刺期门, 随其实而取之”(本条在《金匮要略》二十二篇 3 条亦有类似条文), 本证用刺期门的方法来治病, 与前 108 条的“肝乘脾”之证相约, 是由于肝血郁滞, 热入血室, 因而刺之。比较后面 144 条, 同样是热入血室, 可是却用小柴胡汤而不用针刺之法, 是因为两者病情有轻重之别, 后者是“其血必结……发作有时”, 病情相对较重, 因此用

刺期门的治法, 有早治防变的思想。仔细比较两条, 143 条是“经水适来”, 而 144 条则是“经水适断”, 143 条用针刺治疗, 实际上是因势利导, 随着经水来潮、下血之际, 正是自愈的好机会, 再参看 145 条亦是热入血室而“经水适来”, 可是却强调“无犯胃气, 及上二焦, 必自愈”, 正是指经水得下则血室之热能自愈, 而 143 条证情相对 145 条较重, 145 单见“谵语”, 143 更见“胸胁下满, 如结胸状”, 是气血不畅, 病更深一层, 因此配上针刺期门以疏散肝气, 能助血室之热得以自下, 故说“随其实而取之”, 意思即是随月经来潮时血室充实而下, 因而配合针刺泻法。到了 144 条因“经水适来”, 则无下血自愈之机, 故此不能用单用针刺治法, 而需改用汤药。

另在《伤寒论》216 条: “阳明病、下血、谵语者, 此为热入血室, 但头汗出者, 刺期门, 随其实而写之, 濇然汗出则愈”(在《金匮要略》二十二篇 4 条亦有类似条文), 本条与上述刺期门治热入血室之机理相同, 只是其来路不同, 前条是妇人病, 而本条则是阳明病, 男女均可得, 而同样是由于有“下血”之机, 因此亦以刺期门的方法, 随着下焦血的充实而下行之际, 针刺以泻其热。假若不在下血之势, 则不能用刺期门之法, 如后一条 217 条的“汗出谵语”, 需要改用大承气汤强行攻下。

还有在《伤寒论》308 条说“少阴病, 下利便脓血者, 可刺”, 这需要与前条作比较, 307 条说“少阴病, 二三日四五日, 腹痛, 小便不利, 下利不止, 便脓血者, 桃花汤主之”, 308 条证情相对简单, 由于病在少阴, 属于下焦阳虚寒盛, 此时见下利而便脓血, 代表脓血在下焦, 亦可像前文热入血室之理, 以针刺因势利导, 使脓血下行则愈。307 条的病情相对更深一层, 除了下利便脓血外, 更见腹痛、小便不利, 因此不能单以针刺治法, 而改用汤药治之。

4 结语

综合全文, 张仲景运用针刺法在于三大类病情, 分别是预防传变、治疗相乘病证以及因势利导而助下血, 三者均属于病证的初浅阶段, 体现了针刺目的为治未病中未病先防、已病防传的思想。

张仲景并非所有病证皆可运用针刺, 未有见张仲景在病情深重时针刺的记载, 若病证已经进一步深入则选用汤药。这符合中医理论“汤者荡也”, 取汤剂能荡涤脏腑之意, 是故仲景书中仍以讨论汤药“治已病”为主要目的, 治未病的内容则相对较少。

在《黄帝内经》中主要以针灸为治疗方法, 及至《伤寒杂病论》则以汤药为主, 在治法思想与治疗手段皆有演变发展, 明确张仲景对于针刺法运用的思想, 对于理解两书学术思想的异同, 以及对于临床应用针刺的时机把握皆有重要意义。

(收稿日期: 2012-01-04)

(本文编辑: 刘群)